

[英] 露丝·韦尔 (Ruth Ware) / 著 刘勇军 / 译

10号舱的女人

THE WOMAN
IN CABIN 10



天地出版社 | TIANDI PRESS



10号舱的女人

THE WOMAN
IN CABIN 10

[英] 露丝·韦尔 (Ruth Ware) / 著
刘勇军 / 译



天地出版社 | TIANDI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10号舱的女人 / (英) 露丝· 韦尔著; 刘勇军译. — 成都:
天地出版社, 2018.3
ISBN 978-7-5455-3279-1

I. ①10… II. ①露… ②刘… III. ①长篇小说—英
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254679号

Copyright © Ruth Ware 2016

First published as The Woman in Cabin 10 by Harvill Secker, an imprint of Vintage. Vintage is a part of the Penguin Random House group of companies.

Ruth Ware has asserted her right to be identified as the author of this Work in accordance of the copyright, Designs and Patents Act 1988

著作权登记号 图字: 21-2017-120

10号舱的女人

出品人	杨 政
著 者	[英] 露丝· 韦尔
译 者	刘勇军
责任编辑	杨永龙 袁静梅
封面设计	思想工社
电脑制作	尚上文化
责任印制	葛红梅

出版发行	天地出版社 (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政编码: 610014)
------	------------------------------------

网 址	http://www.tiandiph.com http://www.天地出版社.com
-----	--

电子邮箱	tiandicbs@vip.163.com
经 销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3月第1次印刷
成品尺寸	145mm×210mm 1/32
印 张	10.75
字 数	268千字
定 价	36.00元
书 号	ISBN 978-7-5455-3279-1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咨询电话: (028) 87734639 (总编室)

购书热线: (010) 67693207 (市场部)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 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序 幕

在我的梦里，北海波涛汹涌，海鸥不住地鸣叫，那个女人在很深很深的海里漂浮着，海水冰冷刺骨，连一丝阳光都没有。在咸咸的海水中泡得久了，她那双笑意盈盈的眼睛都已发白肿胀，她苍白的皮肤起了皱纹，她的衣服被参差嶙峋的岩石挂破，成了一条条破布。

只有她那头黑发依然如故，她的发丝在水中漂浮，犹如深色的海藻，缠结着贝壳和渔网，一绺绺的头发如同磨断了的绳子漂到岸边，软塌塌地散布在沙滩上，狂暴的海浪冲刷鹅卵石的声音充斥我的耳畔。

我醒了过来，心里满是恐惧。过了一会儿，我才想起自己身在何处，又过了一会儿，我才意识到，在我的耳畔隆隆作响的咆哮声不是梦，而是真的。

房间里黑咕隆咚，与梦中一样，像是笼罩在湿漉漉的雾气中，我坐起来，感觉到一股凉风拂过我的脸颊。听起来那声音是从卫生间里传出来的。

我从床上下来，微微有些颤抖。卫生间的门关着，我走过去，能听到那个声音越来越响，我的心也随之扑通扑通狂跳。我鼓起勇气，伸出两只手拉开门。淋浴器的声音响彻整个小房间，我伸手摸索开关。随着灯光亮起，我看到了一丝异样。

布满蒸汽的镜子上写着一句话，每个字母都有六英寸高：不要再追查下去。

| 第一部分 |

9月18日星期五

第一章

我迷迷糊糊地在黑暗中醒来，感觉很不对劲，随即就发现猫咪正用爪子抓我的脸。我昨晚肯定忘记关厨房门了。活该，谁叫我喝得醉醺醺的回家呢。

“走开。”我呻吟着说。黛丽拉喵喵叫了一声，用脑袋顶顶我。我把脸埋在枕头里，可它不停地蹭我的耳朵，最后，我一个翻身，狠心把它推到床下。

它扑通一声摔到地板上，愤愤不平地轻叫一声，我拉过羽绒被，盖在头上。可就算是盖着被子，我还是能听到它拼命抓着门板底部，把门弄得哐啷哐啷直响。

房门是关着的。

我猛地坐起来，一颗心突然狂跳起来。黛丽拉高兴地喵喵叫，跳到我的床上。我一把把它搂到怀里，一面安抚它，一面竖起耳朵听着。

我或许忘了关厨房门，也可能只是随手把厨房门一带，并未关紧。但我的卧室门是向外开的——我的这栋公寓的布局就是这么怪。所以，黛丽拉是不可能把自己关在屋里的。肯定是有人把门关上了。

我僵硬地坐在床上，把呼哧呼哧喘气的黛丽拉搂在胸前，感受它的体温，同时注意听外面的动静。

什么都没有。

这时候，我突然想到一个可能，提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它八成



是藏在我的床下，我回家以后，就把它和我一起关在屋里了。我不记得曾关过卧室门，但我进屋的时候，说不定下意识地把门关上了。老实说，对于进了地铁站以后的事，我的印象很模糊。在回家的路上，我头疼得厉害，这会儿，恐慌感逐渐消退，我能感觉到我的脑袋深处又疼了起来。看来，我以后不能再喝得酩酊大醉了。二十来岁时倒也无所谓，但现在我可没法像从前那样，轻轻松松就甩掉宿醉感了。

黛丽拉开始在我怀里不安地扭动，爪子深深嵌入我的前臂，我只好松开它，够到晨衣穿好，把腰带系上。然后，我一把抱起黛丽拉，要把它赶进厨房。

我打开卧室门，就见一个男人站在外面。

用不着好奇他的长相，这么做一点意义也没有，相信我，我都和警察大概描述了二十五遍他的样子了。“他的手腕上就没露出一点皮肤？”他们总会这么问。没有，没有，真的没有。他身穿连帽衫，用一块大手帕遮住了鼻子和嘴，其余的一切都笼罩在黑影中。除了他的手。

他戴着一双橡胶手套。就是这一点细节，把我吓得魂儿都没了。那双手套像是在说，我很清楚我在干什么。它们说，我是有备而来。它们说，我不光是劫财这么简单。

我们就这么面对面站了一会儿，他那双亮晶晶的眼睛紧紧锁住我的眼睛。

无数念头在我的脑海里闪过：我的手机哪儿去了？我昨晚喝这么多干什么？如果我是清醒的，肯定能听到他进来。老天，要是朱达在就好了。

那双手套最要命。天呐，那双手套，竟然是专业的，而且是医用手套。

我说不出话。我也动弹不得。我只是愣愣地站着，就算破旧的晨

衣敞开了，我也顾不上去系好。我浑身都在哆嗦。黛丽拉挣脱我那软绵无力的手，蹿进走廊，向厨房去了。

求你了，我心想。求你别伤害我。

老天，我到底把手机放在哪儿了？

这个时候，我忽然看到那个男人手里抓着一个东西。是我的手提包。新买的，巴宝莉，不过这个细节似乎一点也不要紧。关于手提包，只有一件事很重要：我的手机在里面。

他的眼睛周围泛起了皱纹，我估摸他是在笑，只是笑容被大手帕遮住了，我顿时感觉脑袋和手指的血都积聚在我的身体中心，我要么抵抗，要么逃跑，反正得从中选择一个。

他向前走了一步。

“不要……”我说。我很想把这句话说得像是在下命令，但听起来却是在央求。我的声音很低，可怜巴巴的，而且，因为我的心里充满恐惧，声音也随之颤抖起来，“不……”

我甚至都没把话说完。他猛地关上卧室门，门板一下子拍在我的脸上。

良久，我就这么傻呆呆地站着，用手捂着脸，我受了这么大的惊吓，脸又疼得厉害，一时间连话都说不出来了。我的手指冰凉，但我的脸上却有温热潮湿的东西，过了一会儿，我才意识到那是血。原来是门上的装饰线条划破了我的脸。

我真想跑回床上，把脑袋埋在枕头下面，哭个昏天黑地。但我脑海里有个叫人厌恶的细小声音不停地：“他还在外面。如果他回来了呢？如果他回来找你了呢？”

外面的走廊里传来咚的一声，像是什么东西掉了，我吓坏了，原以为我会觉得兴奋刺激，可我却浑身麻痹，动也动不了。不要回来。千万不要回来。我意识到我一直在屏住呼吸，我强迫自己哆哆嗦嗦地



长吁一口气，然后，我慢慢地把手伸向卧室门。

外面的过道里又传来稀里哗啦的声音，是玻璃碎裂的声音，我急忙抓住门把手，让自己镇定下来，赤裸的脚趾死死扣在布满裂缝的老旧地板上，准备好尽可能久地守住房门不被攻破。我蹲伏在那里，膝盖顶着我的胸口，试着用睡裙蒙住我的啜泣声，与此同时，我竖起耳朵，听着他洗劫我的公寓，心里只盼黛丽拉已经跑进花园，不会受到伤害。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终于听到前门开合的声音。我坐在那里，抱着膝盖痛哭流涕，简直不敢相信他真的走了，不敢相信他不会回来伤害我。我的双手发僵，刺痛不已，但我我不敢松开门把手。

我像是又看到了那双手，戴着浅色橡胶手套，强而有力。

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或许我会在这里坐上一整夜，根本无法动弹。但我听到黛丽拉在门外喵喵叫，还用爪子不停地抓门板。

“黛丽拉，”我嘶哑地说，我的声音颤抖得厉害，一点都不像我自己的声音了，“啊，黛丽拉。”

透过门板，我能听到它发出的呜呜声，熟悉，深沉，如同电锯一样的锉磨声，突然，我感觉就像魔咒被打破了。

我松开已经麻痹的手，不再握着门把手，强忍着痛弯曲了一下手指，然后，我站了起来，尽量让双腿不再哆嗦，稳定下来。跟着，我转动门把手。

门把手动了。事实上，这也太容易了，我的手没有感觉到任何阻力，门栓也没有移动一分一毫——是他从另一面拆掉了转轴。

见鬼。

真他妈的见鬼。

我被困在屋里了。

第二章

我花了两个小时，才撬开锁，从卧室里出来。我家没有座机，所以我根本没法找人来帮我，而且窗户上都装了安全护栏。我把我最好的指甲锉都弄断了，才把插销撬开，我最后终于打开了卧室门，壮着胆子走进狭窄的过道。我的公寓只有三个房间，一个是厨房，一个是卧室，还有一个是小卫生间，从我的卧室就能看清楚整套公寓，但我还是不由自主地从每个门口悄悄向里张望，甚至还打开过道里用来放吸尘器的橱柜，把里面检查了个遍。我一定要确定他是真的走了。

我强忍着头疼，控制着哆嗦的双手，走上台阶，来到邻居家的前门。在等她来开门的当儿，我总是情不自禁地回头，看向漆黑的街道。我估摸现在是凌晨四点左右，我敲了好几下门，等了很久，才把约翰逊太太叫醒。我听到她一边嘟嘟囔囔，一边咚咚走下楼梯，她把门打开一道缝，我看到她睡眼惺忪的，看起来不明所以，也有些害怕，可当她看到我穿着睡袍，蜷缩在门阶上，脸上和手上都是血时，她的表情立马就变了，她摘掉锁链。

“天呐！出什么事了！”

“有人打劫了我家。”

说话真的很困难。我不知道是因为秋天的冷风，还是因为受了惊吓，但我开始剧烈地哆嗦，牙齿直打颤，有那么一刻，我想象着我的牙齿全都变成了碎末，恐怖至极。我赶紧摆脱这样的念头。



“你流血了！”她看起来非常难过，“噢，我的天呐，进来，快进来。”

她带我走进她家客厅，这里铺着佩斯利涡旋纹花呢地毯。她的公寓很小，光线昏暗，十分闷热，但此时此刻，我觉得这里就是避难所。

“坐下，快坐下。”她指指一张红色长毛绒沙发，然后，她哼哼唧唧地跪下，开始摆弄煤气取暖炉。火炉砰的一声亮了，她费力地站起来，这时，我感觉屋里更闷热了。“我给你沏点热茶喝。”

“我没事，真的，约翰逊太太。你……”

但她严肃地摇摇头，“受了惊吓，没什么比喝一杯香甜的热茶更管用的了。”

我只好坐下来，用颤抖的手紧紧圈住膝盖，她丁零当啷地在小厨房里忙活了一阵，跟着用托盘端了两个杯子回来。我伸手拿过最近的杯子，喝了一小口，滚烫的茶水烫到了我手上的伤口，疼得我直皱眉。茶太甜了，所以我几乎尝不出鲜血在我嘴里溶解的味道，我觉得这样正好。

约翰逊太太没有喝茶，只是盯着我看，她很难过，额头上都生出了皱纹。

“那个人……”她有些结巴，“那个人有没有伤害你？”

我知道她的意思。我摇摇头，但我又喝了一口滚烫的茶水，才相信我自己真的可以说话。

“没有。他没有碰我。他只是把门摔在我的脸上，我脸颊上的伤口就是这么来的。后来，我想办法逃出卧室，又弄伤了手。他把我锁在卧室里了。”

我回想起我用指甲锉和剪刀撬开插销的情形。朱达一直取笑我不懂得用适合的工具来做各种事情，你知道的，我经常用餐刀的刀尖拧

开插头，或是用园林铲撬开自行车轮胎。就在上个周末，他还笑话我竟然用牛皮胶布来修理淋浴喷头，结果他花了一下午，费力地用环氧树脂胶修好了我家的莲蓬头。可惜他此刻远在乌克兰，我现在可能想他。要是我想了，准会哭个没完没了。

“真是小可怜。”

我吞了吞口水。

“约翰逊太太，谢谢你的茶，我其实是来找你借电话的。那个人偷走了我的手机，我没办法报警。”

“当然可以，当然可以。先喝茶吧，电话就在那边。”她指指一个盖着小布巾的边几，上面摆着一台转盘电话，除了在伊斯灵顿古董精品店，这八成是整个伦敦最后一部这样的电话了。我乖乖地喝完茶，然后拿起电话。我的手指在“9”号键上盘旋了一会儿，跟着，我叹了口气。他已经走了，警察还能怎么样呢？毕竟这又不是什么紧急事件。

因此，我拨打了101非紧急事件处理电话，等着接通。

我坐在那儿，心想我并没有上保险，也没安装加固锁，这个晚上简直是一塌糊涂。

《《《《

几个小时后，我一边想着这些事，一边看着紧急开锁服务的工作人员拆掉我家前门那个螺栓门栓，换上安全的单门锁，一边听他给我讲什么关于居家安全的大道理，再拿我的后门开玩笑。

“瞧瞧你那门板，就是中密度纤维板，亲爱的。我一脚就能把它踹开，要不要我给你展示一下？”

“不用了。”我赶紧说，“多谢。我会修好的。你不管修门，是吧？”



“不管，不过我有个同事是修门的。我在离开之前会把他的电话留给你。与此同时，你得让你丈夫弄一块 18 毫米厚的胶合板钉在后门板上。你也不愿意让昨晚的事再来一遍吧。”

“的确如此。”我当然不愿意。

“我在警察局里的熟人说过，四分之一的人室盗窃都是重复发生的。有些盗窃犯喜欢找同一家下手。”

“太棒了。”我淡淡地说。这正是我需要听到的。

“一定要 18 毫米厚。要不要我写下来给你丈夫看？”

“不用了，谢谢，我还没结婚呢。”我虽然没有丈夫疼，但记住这个数字还是不在话下的。

“啊，明白了，那就这样吧。”他说，仿佛这能证明什么似的，“你这个门框也不太结实。得安装伦敦铁栏加固。要不然就得安最好的锁，但如果那些坏人踢门框，那再好的锁还是无济于事。我车里的伦敦铁栏或许合适。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吗？”

“知道。”我疲倦地说，“就是在锁之外再加一层金属栏杆，是吗？”我估摸他是要向我兜售他负责的所有生意，但在这一刻，我并不在意。

“告诉你吧。”他站起来，把凿子塞进后裤袋，“你要是从我这里安伦敦铁栏杆，那我就免费给你在后门上钉一块胶合板。我的车里正好有一块尺寸正好的。甜心，打起精神来。只要按照我说的办，贼就再也进不来了。”

不知怎的，他的话一点也不能让我放心。

《《《《

他走之后，我给自己泡了杯茶，开始在公寓里走来走去。我感觉

自己就像是黛丽拉，要是公猫从猫洞钻进屋，在过道里撒了尿，黛丽拉就会在每个房间走上几个钟头，在家具上蹭蹭，在角落里撒尿，重新宣称那些地方是它的地盘。

我虽然没在床上撒尿，但同样感觉到我的地盘受到了侵犯，感觉有必要收回遭到侵犯的地方。“侵犯？”我脑海里有一个细小的声音讽刺地说道，“拜托，你还真爱小题大做。”

但我确实有种遭到侵犯的感觉。我觉得我的小公寓被毁了，被污染了，一点也不安全。就算是向警察描述当时的情况都像是受折磨。是的，我看到盗窃犯了，不，我说不清他的样子。手袋里有什么？噢，你知道的，我的生活都在里面：钱、手机、驾照、药，从睫毛膏到我的旅行卡，我能用的所有东西都在里面了。

警察那轻快客观的语气依然在我的脑海里回荡。

“什么样的手机？”

“不值钱。”我疲惫地说道，“是台旧苹果手机。我记不住型号了，但我可以查一下。”

“谢谢。最好能想起确切的型号和序列号，都用得上。你还提到了药物，如果你不介意的话，能不能说一下是什么药？”

我立即摆出一副防守的架势：“我的病史跟这件事有关吗？”

“无关。”警官很有耐心，所以才叫人很恼火，“只是在街头黑市上，有些药很值钱。”

我知道我不该因为他的问题发火，他只是在履行职责而已。但窃贼才是犯罪的人，为什么我会有种正被审讯的感觉？

我端着茶，快走到客厅时，咚的一声敲门声响起，沉寂中那声音听来是那么响亮，在整个公寓里回荡着。我的脚步有些踉跄，然后，我愣住了，半蹲半站地立在门口。

我惊恐到了极点，仿佛看到一张被帽兜遮住的脸和一双戴着橡胶



手套的手。

又一次敲门声响起，我低下头，那杯茶落在过道的瓷砖上，茶杯摔了个粉碎，我的双脚浸在很快就冷掉的茶水中。

咚咚的敲门声再次传来。

“等一下！”我喊道，我突然怒不可遏，泪水马上就要夺眶而出，“来了！你别再敲那扇该死的门了！”

“抱歉，小姐。”警察在我终于打开门后说道，“我只是不确定你有没有听到。”他看到地上的茶水和茶杯碎片，“哎呀，这是怎么了。又有人闯进来了？”

《《《《

到了下午，这位警官才做完笔录，等他走了，我打开笔记本电脑。电脑一直放在卧室，是唯一一件没有被窃贼偷走的高科技产品。里面有我工作上的文件，而且大都是没有备份的，此外，我的所有密码也都存在电脑里，其中包括一个文件夹，名字是“银行”，一想到这个文件夹会被别人看到，我不禁有些后怕。尽管我并没有把我的个人识别密码列表存在电脑里，但其他东西基本都在里面了。

像往常一样，大量邮件涌进了我的收件箱，我看到有封邮件的标题是“今天打算露面吗？”。大惊之下，我才意识到我把联系杂志社的事都忘到脑后了。

我本来想发电子邮件，但我还是拿出我放在茶叶罐里的20块钱，这是我留着在紧急时刻打出租车的。我走到地铁站边的一个手机店，这里卖的都是些来路不明的手机。经过了一番讨价还价，那个人收了我15块钱，卖给我一部便宜的手机和一张电话卡，我坐在地铁站对面的咖啡馆里，给助理特刊编辑珍恩打了电话，她的办公桌就在

我的对面。

我把发生的事对她说了，还故意说得滑稽可笑。我详细地说了我用指甲锉打开门锁的事，但没有说起橡胶手套，没说起我当时感觉自己那么软弱无能，心里满是恐惧，我也没说我总是不断地回想起当时的可怕情形。

“见鬼！”她的声音从滋滋啦啦的电话线另一端传来，充满了恐惧，“你没事吧？”

“还可以吧。不过我今天不去上班了，我得把公寓好好整理一番。”其实倒也用不着整理什么。你知道的，作为一个窃贼，他并没有把我的家翻得乱七八糟，这一点值得赞赏。

“老天，洛，真可怜。要不要我找人替你上‘北极光’号？”

一开始，我搞不明白她在说什么，跟着我想起来了。“北极光”号，一艘超豪华游轮，要去挪威峡湾，不知怎的，我到现在也不肯定我何德何能，可以得到一张为数不多的记者证，见证这艘游轮的首航。

这可是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我在一家旅行杂志社工作，但我的主要工作只不过是剪切和粘贴新闻稿，为我的上司罗恩从各种旅行胜地发回来的文章配图。本来应该是罗恩上游轮的，但很不幸，她答应后竟然发现自己怀孕了，每天不停地吐啊吐啊，这样一来，这次乘船出游的机会就像个大礼物一样，落在了我的头上，当然了，这也意味着责任和各种可能性。她这么做说明她很信任我，不然她完全可以照顾资深员工，让他们去也是一样的。我明白，要是我这趟出海表现出色，对我可是有大大的好处，等到罗恩放产假，我就可以顶替她，或许——只是或许——她还会兑现几年来她给我的承诺——让我升职。

游轮在这个周末起航。确切地说是在星期日。两天后我就要出发了。